

倒插门的父亲

蓝雪霞

父亲是苦人家出生。那是深藏在莲都区群山褶皱之中一个叫大陇的自然村。村名带着“大”字,其实小得不能再小,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。如果说大,倒也确实,出门就是无穷无尽的大山。

一

父亲英明,23岁那年,找了个镇上的老婆。从此,一脚逃离了走也走不完的大山,也一脚踩进了想跑也跑不掉的泥潭。

那年腊月,已到谈婚论嫁年龄的父亲挑了山茶油去镇上卖,要换点布匹、银饰去隔壁村说亲。四舅婆打趣道:“你已经定亲啦?我还准备把镇上的表妹介绍给你,她与你年龄相当,人也长得清秀。只是我那姨父就她一个女儿,说是要招倒插门女婿的,你去不去?”

父亲一听乐了,把茶油挑子撂下不肯去赶集,粘着四舅婆帮他去镇上说亲。多年以后四舅婆依然取笑父亲,当年就像小孩儿赖糖吃一样赖着她去说媒。

父亲见了母亲一面,两人相互看对眼了,只是阿公不乐意,把父亲扫出门。阿婆倒是喜欢父亲高高瘦瘦的个子,周正的样貌。过年之后让四舅婆带着母亲去大陇村看了老家的情况,打听了父亲的为人,都说还不错。加上两个年轻人慢慢熟识,相互喜欢,这亲事也就定下来了。

父亲没有想到,倒插门的喜悦很快就被日常琐事所摧垮。个中的苦与委屈,无人知晓,只有自知。

二

在家里,母亲是过继给姑姑父做女儿的,两位老人很是疼爱她,每每她和父亲吵架拌嘴,老人们总是会过问插手。夫妻之间磕磕碰碰、大事小情、鸡毛蒜皮,常常能升级为三堂会审、家族问罪。正所谓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,可就这样的家务事,总是判父亲有错,要他低头认错服软才罢休。

在生产队,公社干部也因为父亲是山里人而欺负他——这样一个劳力壮汉,在算工分的时候总是打了折扣,拿到的粮食不够一家人吃喝。有一年春天,父亲给生产队放牛,结果牛跑到田里吃草,那草偏偏是打了农药的,牛吐着白沫死了。这是生产队的耕牛啊!就这样死了!父亲身旁围着一群兴师问罪的公社干部,就差要父亲给牛抵命。父亲趴在牛身上哭得眼睛都红了,他又能说些什么呢。阿公闻讯赶来,横着扁担拦住众人,护着父亲。瘦瘦的阿公,银发散在风中,护着他的倒插门女婿。那

些公社干部叫骂了一阵,最终扣光了父亲的工分,草草收场。

后来,我阿公家因为有了父亲这个能干的女婿,日子渐好起来。父亲白天在生产队做工分,晚上在家做竹篾活、箍桶,生产队的人虽眼红,却也无奈。随着改革开放,父亲大大方方地把手工活摆出来做,后来还买下了生产队的仓库,改建成自家住宅。几年后,父亲在镇上买了地,盖了二层小楼。我和弟弟雪军很能读书,先后考到镇上最好的中学,又陆续考上中师和丽中。一提起我们,父亲脸上总是带着满满的笑,再苦再累也值。

“行不行,看后兵。”说的是一个家族是否能持久兴旺,还得看这个家族后继是否有人,后来人能否担当。父亲时常叨叨:“行不行?菊兰嫁吕鑫,生个儿子叫雪军!”嘿,还真心押韵,真心得意!我尤其喜欢看父亲得意时候的表情,那是无限满足、无限欣慰的表情,发自内心的高兴,带着对生活的感恩,清晰地写在脸上。自小丧父的他,生活清苦,能够有今日的生活,他满心欢喜。父亲时常看着我们姐弟俩感慨:“要感谢你们的阿公阿婆,从小对你们俩的严格教育,你们才能走正道,‘柳条从小要有,才直;小孩从小要教,才正。’”每当这个时候,父亲看我们姐弟俩的眼神,就跟农夫看着满田稻似的。

父亲偶尔也会说起从前家族中、生产队里一些长辈前辈的排挤和欺负,感叹生活不容易。我总是撅着嘴说:“看看这些人,从前不安好心欺负人,现在你也别搭理他们。”父亲却说:“你也别这样说,古语早就说过‘孝顺田地自有谷,孝顺大人(长辈)自有福。’”父亲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

后来,我日渐长大懂事,家中阿公阿婆日益老迈,却从未听父亲说过老人一句不是。倒是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先想着两位老人,人家亲生儿子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,他这个倒插门女婿先做到了。记忆中,父亲每天早上先到阿公阿婆住处送菜,常常是一小块瘦肉,一把青豆、几棵青菜,隔几日又送些小虾、豆腐,清清爽爽,短时间内很少重样。阿公阿婆晚年经历病痛、卧床之苦,父亲总是陪伴病床前,端茶送水。当阿婆过世,坚强了一辈子的父亲,第一次在我们面前泪水横流肆意。阿公走的时候,父亲叩着响头送终,悲恸难抑。

我不知道父亲这些年吃过多少苦,所有关于他的苦难都是在母亲和家中亲戚的回忆、描述中知晓的。父亲在弟弟成家的时候,只提一个要求——不做倒插门女

婿。

三

2015年5月1日,我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。我和弟弟一起陪父亲做胃镜检查。胃镜做完,医生让弟弟扶着父亲先出去,把我拉到一旁,望着医生凝重的脸,我的心咯噔一声沉到谷底。医生说,是胃癌,晚期。我深吸一口气,憋着眼泪,跟医生说,请告诉他,他是胃出血,让他来住院。我走出诊室喊弟弟:医生让你来拿单子去交钱。父亲望着我,我冲他点头,笑。

把弟弟拉到里头,我朝外探了探头,确定父亲看不见什么,也应该听不见什么了,告诉他,爸是胃癌,晚期。说着,人就绷不住了,眼前起了一片水雾。弟弟拍拍我的肩膀,低低地说,好了,他就外面呢。医生把父亲叫了过来,说,老谢啊,胃出血咯,破了一个大洞啊,要住院了。这个洞有点大,搞不好,要手术才能缝补起来啊。

弟弟去办住院手续,医生带着我和父亲去住院楼。

我跟爸说回家拿点洗漱用具给他,跟着医生走了出来。

“请告诉我,我爸这样的情况,最差的会怎么样?”

“最差的话,可能连手术都没有办法做。”

“那,手术不做,又会怎么样?”

“肿瘤在胃里长,会到腹腔,会弥漫到食道还有淋巴,那时候,连吞咽都困难。”

“手术的话,有根治的可能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才62岁呀!”

……

父亲,操劳了一生。他一直为自己的好身体骄傲。他凭自己的劳动为妻子儿女换来了好生活,如一棵大树庇护一方。如今,我们家的大树,轰然倾倒。

从手术到化疗到恶化,父亲熬了十个月,还是没有熬过去。

时光悄然无声,去人远。不觉间,父亲离开我,离开这个世界已有5个年头。若他还在,今年也才67岁。一向身体健康的他,高大壮硕,以至于我一直坚信他会守护我一辈子。在他突然病倒之前,我每次见到他,总爱像一只猿猴攀挂在父亲脖子上,爬上他大山一样的背,赖着他背我。

那样的时光,现在只留存于我的记忆里。

一瓣橘子

徐跃华

夜深了,周围一片寂静。临窗远眺,映入眼帘的是远处夜空下轮廓朦胧的群山;如水的天际,星光闪耀,它们像无数神秘的眼睛在无声地遥望人间。低头望着台灯柔和亮光下的家信,我纷歧的思绪越过星光下绵延不绝的山山水水,落在了家乡村口的小路上;我仿佛看见了倚门伫望的儿子,又看见了他递给我的那瓣橘子。

这学期开始,原来我们一同教平行班的陈老师请假了,学校调不出人,就由我上;同时,我又做班主任,就忙得没时间带儿子。尽管我和妻子四处打听、托人寻访,也未能在教书的小镇上找到保姆。父亲说:“你们教书忙,徐科还是让我带回家吧。”于是,两岁不到的儿子离开了我们身边,和他的爷爷、奶奶住在一起。

自从儿子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身旁,身处校园的我们无时无刻不惦念着他。妻子经常在工作繁忙的我面前说:“我真想回家看看儿子。”她说的次数多了,我对她的话有些淡漠了。为此,妻子就嗔怪我不想儿子,甚至有时还向我发一通无名火。其实,我何曾不挂念着儿子呢!

我家在大山深处,山高路远,交通不便,不通电话。家里只有两位60多岁的老人,父亲胃病手术后,两眼深陷,瘦骨零丁,一日还吃不了半斤米饭,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。母亲一生操劳,岁月的风霜在她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山沟一样的皱纹。她头发花白,长满厚茧的双手,粗糙得如刀割一般,行动已经有些不便。可是,他们仍然家里家外忙个不停。我终年在外,常常为自己无暇顾及家中诸事而心怀不安。儿子留在爷爷、奶奶身边,虽然说衣食无忧,宠爱有加,但我心里总有些放不下。无论是白天的工作之余,还是夜晚的伏案批改作业之时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儿子。我仿佛时时看见儿子的小手拉着两位老人的衣襟,哭闹着要来学校寻找父母。有时听见宿舍窗外小路上传来小孩的啼哭声,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碎了一样,一阵阵地隐隐作痛。

实在难以排遣心中的思念与牵挂,半个月前,我和妻子请假回了老家一趟。晚上,我们坐在房间里聊天,母亲在厨房里把我带回去的新鲜猪肉熬了汤。临睡前,母亲叫我们大家吃点心。抱着儿子的妻子说,今天赶路有些不舒服,不吃了。于是,我就抱了儿子去厨房。开始,他见妈妈不去也不肯去,说:“妈妈,你不要去呀。”意思是叫妈妈不要到学校里去。妻子告诉儿子不会去的,他才不太愿意地让我抱起来。没走几步,他又转过头去,说:“妈妈,你在这里啊!”

我来到厨房,一阵香味扑面而来。此时,镗穹烧得正旺,火光照亮了厨房的墙壁,水汽氤氲的灶台旁晃动着母亲不停忙碌的身影。母亲借着悬在空中幽幽的灯光,把几碗热气腾腾的肉汤端上桌上。看见儿子拿了橘子在吃,我就说:“徐科,橘子给爸爸一瓣好不好?”起初,他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,只顾眯着眼睛,把橘瓣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大口咬着,两腮鼓鼓的。

我知道小孩子手中的东西是不会轻易让给他人的。可是,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——儿子倏地仰起小脸,急忙把就要放进嘴巴的橘瓣毫不迟疑地递了过来,还显出很兴奋的样子说:“橘子给爸爸吃了,爸爸带我去学校!”不知为什么,我忽然感到喉咙一梗,眼眶潮湿,两行滚烫的热泪流了下来,滴在了手中的橘瓣上。我急忙低下头去,嗫嗫嚅嚅地喝起汤来……

我和妻子又悄悄地离开他们去学校上课了。父亲还常常捎信来,叫我们在学校放心教书,孩子在家不会饿着的。每逢想起这些话,我就仿佛看见了远方倚门伫望的儿子,又看见了他递给我的那瓣橘子。

啊!儿子,在这深夜,你是否也梦见了我?

父亲的另类朋友

徐伟龙

父母做了一辈子的农民,一直呆在乡下,如今已经70多岁了。儿女散落四方,难得回家,日常陪伴他们最多的是谁呢?

父母除了田地劳作,养过大半辈子的鸡鸭猪,而猫狗却从不曾养。不过,以前在农村,猫狗是不圈养的,它们整日满村子跑,也往各家里跑。我家便是它们很乐意落脚的,因为父亲总是很舍得给它们喂食。于是,每到吃饭的时候,便会有三两条狗在饭桌边环绕,仰起头看父亲。父亲见不得那乞求的眼神,很快会扔下骨头甚或肉。当父亲起身去盛饭时,狗会摇着尾巴身子往他身上蹭,做出撒娇的样子。母亲呵斥那些狗碍手碍脚,叫它们走开,狗们却无动于衷,因为它们早已习惯了母亲的呵斥,知道母亲只把它们当成淘气的孩子,绝不会狠心对它们下手的,所以不必当真。父亲似乎也挺享受给狗们抛投食物的过程,一边吃饭,一边观察狗们吃食。父亲不喜欢狗吠的喧嚷,抛投食物是颇有讲究的,大手一挥,看似轻描淡写,却是机会均沾,不给它们吵架的机会。

父亲在喂食上看似不偏心,其实心里最疼爱的是那条老狗。我不常回家,对其他狗不熟,那条老黄狗我是熟悉的,因为它在村里已经转悠了很多年。这条狗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它短了一截的右前腿,据说是在山上不小心被猎人放置在暗处诱捕野猪的夹子夹断了腿,断腿处连皮扯断了才得

以逃生,想来也颇有几分悲壮。当它走路或者蹲下身子休息,那截断腿都是最后着地的。它坐着,短腿成了一根不够称职的“拐杖”,使得它的身子也朝右边侧歪着,显出别样的姿势来,甚至和罗丹的思想者有着几分神似。这条断腿虽然相对受力较小,毕竟每天行走,断腿处接触地面的部分还是形成了一个大大的肉球,成为整条断腿最粗壮的部分。当不得不奔跑的时候,它的四条腿很难跑成一条直线,一遇到争食,它只能是失败者。有一次我问父亲,这条狗多大了,父亲说,换成是人,该有90多岁了把!

父亲疼爱这条老狗多半是这么几个原因:瘸腿让人同情,苍老使人怜惜,还有它出奇的安静尤其让父亲满意。老狗曾经沧海,与世无争(反正也争不过别的狗),没有什么事儿值得它大呼小叫的。不在饭点的时候,它也常到我家来,可见它比其他的狗们更重情。父亲坐在小凳子上休息,它也趴在不远处,一声不吭,看着父亲。多么和谐的寂静!这寂静里有着默契的交流呢。

这些都是我每次回老家都能看到的场景,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

在这维持了多年的不变里,终于还是有变化。某一天,我有事回老家,应父亲的要求,特地带了二箱牛奶。父亲看到牛奶很高兴,母亲说父亲自己不舍得吃,全用来喂小猫了。父亲怎么突然养猫了?父亲

没有理睬我的好奇,从楼梯间拎出一个篮子,篮子里蜷曲着四只花色的嗷嗷待哺的小猫,父亲拿出平日里偶尔打针用的针筒,将针筒注满了牛奶,从篮子里托出一只小猫,给小猫喂起奶来。

“要花这么大的精力,还不知能不能养得活呢!”母亲嘀咕着。父亲笑笑,极有耐心地往小猫的嘴里灌奶。父亲手上的小猫如掌心一般大小。

吃饭的时候,父亲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:邻居家猫刚生下五只小猫,没过两天就被主人连窝请出了家门,放在村口碾米厂走廊的尽头,没想到过了几天,母猪就去世了。“这几只小猫太可怜,我喂奶也要把它们养大。”父亲说。

过了些时日我再回家,几只小猫已经非常可爱了。“每天给点剩饭剩菜,几只猫好养着呢,不用花什么心思的。”母亲笑着说。

最让父亲高兴的是我小妹的女儿,父亲的外甥女,一到乡下就和小猫玩在一起,嘴里甜甜地说着:“外公真好,外公真好!”

“儿子啊,你们不在家的日子,你爸看着那狗那猫的眼神就跟看到你们一个样呢!”母亲笑着,父亲也笑着。

与我父亲有缘的猫们狗们,你们给我父亲带来那么多的快乐,我该怎么感谢你们呢?

